

隋唐建立的国家制度、律令法体系、佛教、儒学、文学，甚至节假日等等都广泛地传到了周边地区。日本正是因为吸收了隋唐的文化，才建立起最初的古代国家。

起最初的古代国家。西安有一块“井真成墓志”，表明日本人井真成于开元二十二年(734)去世，且葬在长安。一个世纪之后，另一位日本人也来到中国，在华北各地辗转求法，他就是天台宗僧人圆仁(慈觉大师)。圆仁的求法之旅艰难重重，但所到之处，无论是农民还是官员，都为他提供了善意的帮助。在五台山大华严寺内，圆仁与两名弟子有幸目睹院阁前庭出现绚烂的“色光云”，炳然流空，仿若文殊菩萨现世。返回日本后，圆仁用带回的五台山土石奠基，于比叡山建造了文殊楼。

自己离乡苦学，不如请老师过来，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找上了鉴真。关于鉴真东渡的故事，此处不再赘述，我们都晓得，他帮助日本佛教快速确立了戒律制度，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。另外，平安时代的《医心方》还记载了鉴真带去日本的几个处方，可知“唐大和尚”亦精通药理。而昔年日本贵族阶层中盛行的熏香习惯，据传也由鉴真首先倡导。正仓院保藏的紫檀金钿柄香炉，便是专在佛事使用的鹊尾香炉，由拜佛之人持在手中散香，名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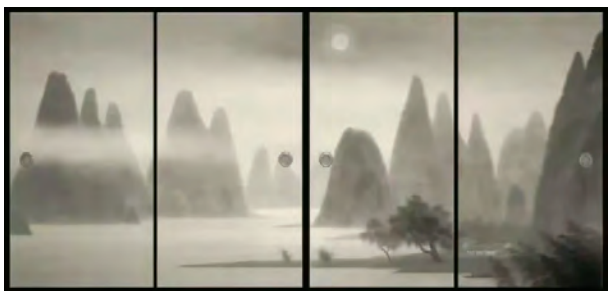
“行香”。

文脉风雅大唐来

数年前上海博物馆“沧海之虹：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”，顾名思义，同样缘起鉴真。作为律宗道场，奈良唐招提寺特别委托东山魁夷(日本画三巨头之一)潜心创作御影堂隔扇画。隔扇画指室内空间的拉门或墙壁上的装饰绘画，而东山魁夷分两批筹备，先后完成以日本山水为题的《山云》《涛声》，以及取中国风景为题的《扬州熏风》《桂林月宵》《黄山晓云》等。日本画即日本的“国画”，其最初源头来自中国的青绿山水，特点是用矿物颜料添加胶使用毛笔绘制，保留绵密描绘的技巧。为深入触及鉴真的足迹与内心，东山魁夷三次来到中国写生，明确

左下图：日本空海《执笔法》图。

右下图：东山魁夷隔扇画《桂林月宵》(部分)。



了要画扬州(鉴真的故乡)、桂林(暂时的落脚地)。褪了色的杨柳湖泊和山水月色，恰似鉴真记忆中的故土风貌，一缕愁绪暗暗生。

品完画作品书法。9世纪初，空海以学僧的身份抵达长安，他的书法学了王羲之，与嵯峨天皇、橘逸势并称日本“三笔”，其《执笔法》图应是摹自唐朝流传的“单钩”执笔图。日本人用毛笔也在形制上与唐朝古笔“亦步亦趋”，即便到了晚清时期，如内藤湖南这般的日本汉学家挥毫赋诗，依旧喜欢类似唐人书写工具的鸡距笔。

如果汉字书法是线性思维在空间中付诸视觉的极度彰显，那么，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，则是线性思维在时间里付诸听觉的倾情展现。田青所著《中国人的音乐》谈及，隋唐两朝形成了一个在当时领先世界各国的音乐形态——燕乐，也称宴乐，宫廷或贵族宴会上演唱、演奏的音乐。其中，包含多种艺术形式的大型歌舞曲“大曲”艺术价值最高，又以《秦王破阵乐》和《霓裳羽